



## 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我国的古典小说几乎没有不涉及寺庙的，有“无庙不小说”的说法。汪曾祺的《受戒》一书，整体就是一个立于宗教场域的背景之上的小说。

而古代宗教场所有寺、庙、宫、观、祠、庵等，小说中对于师门制度以及法会的仪式流程描写都很完善，按道理应该选择规模较大、制度完备的寺作为故事发生地，为何汪曾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选择了“庵”呢？

虽然汪曾祺说：“也许是因为荸荠庵不大，大者为庙，小者为庵。”但我觉得他这一句是故意引导读者往小庵上联想。庵的地段也很好，地势最高，三面环柳，有穿堂，有弥勒佛和韦陀这样的背对背佛，还有天井、三间厢房和大殿，左边为方丈室，右边还有一个库房和小六角门，门后又是一方大天地——又一个天井和三间小房，且铺的是“篋底方砖”，而非土路。看这庵的规模，无论如何是谈不上庵的，反而像是一种“指寺为庵”似的。

汪曾祺为何非要把寺规模的地方比作庵？我想这是因为“庵”这个设置，庵在汉代之前是尼姑专属的，汉代以后改变规则，自此和尚也能住了。而汪曾祺的小说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，我想，这寓意着一种净土状态的被打破。在《受戒》的整个故事中，人是不被规训的，回到原始自然生长状态的，“有爱恨有欲求”。像明子的师门，师爷爷的法名都处在一个被遗忘的状态，也看不见他念佛。仁山，也就是明子的舅舅，没有佛门的称呼如“方丈”“住持”等，只叫“当家的”，从不穿袈裟，连海青直裰也免了，衣着不整地趿拉着鞋，做法事也带着他的水烟袋。二师父仁海是有

## 指寺为庵

## ——《受戒》中的天性解放

述怀

老婆的，每年还来寺里住，其他人也不反对还叫她嫂子。三师父打牌，会杂耍，据说有相好的，不止一个。

至于明子还经常去给小英子帮工，对于小英子的脚印有着一些懵懂的男女之情的想象。因此，这几个和尚的形象太过离经叛道，违背了读者对佛门清净地中和尚的世俗想象。但庵这个故事发生地点本身，就能利用读者的刻板想象，构成了一种又小又破、隐于山林、不那么正规甚至有些乱象的背景设定，就更显得合理了。“吃肉”“娶老婆”就是和尚回归到人的原始状态。在这种不拘泥、不被束缚的状态中，汪曾祺以一种自由想象的方式构建完成了整个《受戒》，正如他写道：“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，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。”

汪曾祺没有在小说中刻意回避寺庙的存在。他写道：“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，有到杭州灵隐寺的、上海静安寺的、镇江金山寺的、扬州天宁寺的。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。”可以看出，小说中本地都有寺庙，而汪曾祺却选择让明海穿过大湖，穿过县城，到河边坐船去荸荠庵。所以明海受戒的地方是善因寺，和之前的荸荠庵是形成一种对立和对比的。这种对比，不仅是景物上的，两个地方门前都有一条河，同样是高（地势高和建筑物高），三面环绕植物（柳树和大树），而且在佛门清规上，荸荠庵里没什么规矩，没有早课晚课，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，更别说大和尚了，而善因寺却规矩森严。小和尚明子在荸荠庵的生活是自由的，但当和尚，必须要到善因寺过“受戒”这关，“不受戒的就是野和尚”，这也是暗喻了从顺人性到逆人性的一个转变。更别提“‘正规’的和尚只需要有一个戒疤和戒牒就是合格文凭”，这句讽刺的话。可以说，汪曾祺是不在

意、看不上那些繁文缛节的束缚，以及反对人人性束缚的。汪曾祺曾在一封信中，对自己有过解剖：“我是有隐晦、曲折的一面，对人常有戒心，有距离。但也有另一面，有些感情主义，把自己的感情夸张起来，说话全无分寸，没有政治头脑、政治经验，有些文人气、书生气。”这封带有检讨自己错误的信，也道出了汪曾祺不愿意被世俗所过度束缚的性格与写作风格。

《受戒》发表后受到很多批评，而我觉得汪老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批评，并早就在小说中表明了态度，善因寺，代表一种规则的束缚。过了这一层束缚，认可规则受戒了，才能做正式的和尚。而明子不在乎，明子答应小英子要娶她做老婆。并且在明子受戒的这个时候，汪曾祺特意描写小英子来看他，“不管别人目光，大摇大摆走了”。也是一种潜在的野生生命力放入禁锢凝结场景后的天性解放。在小说里，和尚并不需要凭借“合格证”才能当和尚，而汪曾祺想，人也不必处处受世俗捆绑，束手束脚、按部就班活着才算真正的“人”。他多次重复沈从文对他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要贴到人物来写。”他善于在普通人身上发现人的价值、人的诗意、人的美，并且用富于情感的语言表现出来。由于他的小说偏重于日常生活，所以能够消融新与旧的时代的界限，成为我们身边的永久的风景。

汪曾祺对于笔下的人物是爱护的，是不压抑的，他让人物尽最大可能自然生长在他的故事中，以自然的本能肆意活着，汪曾祺的小说中充满着人文主义或启蒙主义的精神，力图用普遍价值来取代原来陈旧的意识形态立场。或许这也是《受戒》小说中开头所写，原本的“菩提庵”被人们传着传着，就叫成了让人联想到甘甜的马蹄的“荸荠庵”的缘故。



## 散文



## 散文

## 惜读与精读

傅中平

儿时偶获一本新书总是舍不得读，只规定一日至多读三页，便藏在枕头底下。实在放不下念想时，便将那书放在鼻子前闻了又闻，我喜欢书页里的油墨香。

其实，我恨不得一天将书读完，可是又怕读完了便会陷入无书可读的愁闷之中。毕竟，书在那时还是个奢侈品，因此便有了惜读。

惜读就像我初次吃香蕉一样，感觉那真是世界上无以复加的美味。我舍不得三两口就吃掉，毕竟吃掉就再也没有了。于是，一根香蕉半天咬上一小口，也不急着往下咽，而是让它滑腻和清甜的美味慢慢弥漫在舌尖和口腔。

那时作为一名学生，口袋里自然没有钱买书。父亲偶尔会为我买上一两本书，我像一个饥肠辘辘的饿汉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吃了个底朝天。后来，为了有书可读，我便有意拖长了读完一本书的时间。虽然“吃”得少了一些，但总比“饿”着要强多了。

初、高中时，因为来不及吃早饭，家长便会给一些零花钱，让我在外面买早点吃。可是，家长有所不知的是，那早饭钱总是被我挪用作了买书钱。虽然饿着皮囊，但少年的我，精神是富有的，我常常沉浸在书中那些美妙的文字和故事情节中，不能自拔。

与儿时的无书可读形成强烈反差的是，而今，却又感觉书多得简直读不完。书橱里、案头上堆满了来不及读的书，自然也有压力。因此，为了多读书，常常是一目十行、不求甚解和囫圇吞枣了。

因为读书求快，有时会遇到这样尴尬的场景，明明读过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，时间稍逝，便如两个陌路人一样再无印象。还有一种情况，纵然读过，对于书中或文中陌生的用典并不去查询，如同食物进入胃肠道并未消化一样。书中还常有一些生词、生字，心想反正不影响我理解上下文，干脆跳过去。读书中对于这样的障碍，究竟是“跳过去”，还是决不放过、将它弄懂为止，直接反映了不同读书人的不同态度。有人选择直接跳过去，反正不影响阅读。有人说，不行，今天不搞得懂，下次遇到还不会。于是，会搬出字典或词典，一一查询。

精读，是一种字斟句酌式的耕耘。而快读是一种泛泛而读，是一目十行、浅尝辄止。而读书的目的是将别人肚子里的学问化为自己的东西，要有益于我，所以还是要精读为妙。

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现在读书完全是一种精读状态。不求快，只求能够读一章、理解一章。但凡读过的每一个篇章和字词、典故等，都要将其意思弄懂。网络的存在给人们的学习提供了很大方便，比如遇有一些古诗词等不太容易弄懂的，网络上有许多讲解的视频。这个时候，我就暂停阅读，通过观看视频之后理解其意，再继续往下阅读。

当然，还少不了工具书的帮忙。在我的案头上除了放有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外，还有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《古汉语常用词词典》等工具书。它们为我在阅读过程中扫清了前进的障碍。



## 诗歌

## 云与雾

山鸢

在天上  
我是令人仰慕的云  
落向人间  
便成旁人厌弃的雾  
披一身落日霞光  
我是绚烂惊艳的霞  
沾几分俗世尘埃  
便化作人人憎嫌的霾  
我依旧是我  
不过是远近有别  
生出万般偏爱  
我从来是我  
不过是境遇不同  
换了一副姿态  
累了，心累了  
多想奔赴雪域高原  
走进布达拉宫的圣殿  
听佛经，转经筒  
身披一袭洁白哈达  
慢吟仓央嘉措的情与诗